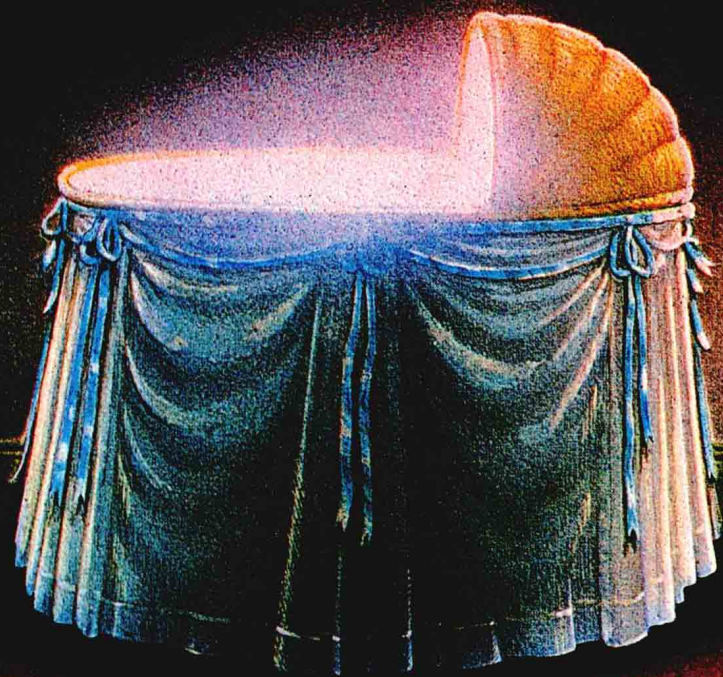


魔胎

DAVID SHOBIN 著・种衍倫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八二四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七十五

魔胎

THE UNBORN

原 著：DAVID SHOBIN

譯 者：种衍倫、戴國光

發行人：平 鑫 濟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 3300 號信箱

郵撥 0010426—9 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臺業字第 1059 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 及 鑫

趙爾心·雲 菁·陳 旻 萃·余 國 芳

林 靜 華·林 少 岩·种 衍 倫·施 寄 青

湯 新 華·麥 倩 宜·姜 恩 娜·謝 瑞 玲

主 編：余 國 芳

策 劃：施 寄 青

美術設計：黃 玲 玲·李 純 慧

校 對：曹 美 珠·劉 秋 娥·鮑 秀 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 2 段 55 號

電 話：7071139

著作權執照字號：台內著字第18020號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

第二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

本書定價：新臺幣90元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布強生：裘伯利醫學中心睡眠研究實驗室主任，本書男主角。

娜曼莎：睡眠研究實驗自願從事者，因懷孕而產生驚人結果。本書女主角。

盧里太太：布強生的助理。

羅柏：裘伯利醫學中心電腦中心主任。

派勒：裘伯利醫學中心電腦中心程式設計師。

蒲里查：裘伯利醫學中心婦產科醫師，娜曼莎的主治大夫。

艾森保：裘伯利醫學中心婦產科主治大夫。

丁姆：裘伯利醫學中心神經科主治大夫。

『老梅』：裘伯利醫學中心電腦中心的醫學資料編整計算機。

1

終止。

電腦終端機上的終止指示燈正在閃閃發亮，意味着報表已印製完畢。程式師派勒剛剛才按完詢問的鍵盤，按理說終端機螢幕上出現的應該是派勒所需要的資料——即使他所要求的超乎電腦的能力，螢幕上也會出現『資料不足』的字樣。可是現在終止燈亮了，這根本不是任何答案。

『又是終止的訊號！』派勒說。

『到底怎麼回事？』

『天曉得！』

『再敲一次看看。』

『我已經試了兩次了。』

『你想……是不是這老傢伙又有思想了？』

『很可能。』

『算了，快把資料存進去吧！』

過去幾個月以來，這部電腦屢次表現出近乎人類的非理性。說得明白一點，它彷彿有了『隨心所欲』組合記憶庫中資料的能力，在記憶庫中找尋資料的過程中，它會抓出一些與問題無關但乍看又似合理的資料；換言之，這部電腦已經有了自我假設的能力。

這家醫院的電腦是全國第二大的，在設備上，它的複雜性僅次於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的電腦。當初設計它的人賦予了它一座可以儲存成千上萬零碎醫學資料的記憶庫，一當操作員敲下要它取出特定資料的訊息時，它就會立刻將零碎的資料編整成有條理的報表。這種電腦的正式名稱爲『醫學資料編整計算機』，而人們給它取了個綽號叫『老梅』。

『老梅』服務的對象除了這家醫院和其研究部門之外，還有鄰近的幾所大學。它每天從各個研究中心收進數以千計的資料，然後加以評估、歸類和編整，最後，再印出報表告訴各單位他們的工作是否有需要調整之處。

程式師派勒稱『老梅』的『假設能力』爲『思考』的確是稍微誇張了一些，不過它能做出指令以外的的事，却使人不能不相信機器的進化論正發生在這間屋子裏。當然，最耐人尋味的還是『老梅』爲什麼會發生思考現象。

於是幾位程式師就針對電腦屢次出錯的問題設計了一種自動偵錯系統。這種系統能將電腦每天輸

出的資料列表記錄下來，再將沒有錯誤的資料刪除，留下那些答非所問的句子。

世界上所有的電腦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人們輸給它的全是死的符號，可是裘伯利醫學中心的『老梅』却是唯一的例外。它所收到的資料中有一項是活生生的訊息——這些資料來自睡眠實驗室中被實驗者的腦波。腦波記錄器就是從這些活訊息之中記錄了人類的睡眠狀態。

『什麼鬼電腦？居然還會做夢。』派勒說。

電腦中心的管理員糾正他。

『電腦不會做夢，它只是在選擇資料時發生錯亂。』

『這有什麼差別？』派勒說：『起初它會思考，現在它會做夢，誰曉得下一步會發生什麼？』好像是爲了表示抗議，終端機上的橘紅色故障鈕突然閃了起來。派勒趕緊熄滅手中的香煙，將緊急終止的按鈕壓下去。在派勒的右手邊，管理員迅速地打開線路板檢查了一下。不過，顯然他並沒有發現毛病，因爲他茫然地看看派勒又聳聳肩。

『沒毛病，』管理員說：『再開機看看。』

派勒按下開機的鈕，並繼續敲下原先詢問的資料，這時，螢光幕上跳出了兩個字。

飄浮。

管理員瞪大了眼看着派勒。

『老天爺，這是什麼意思？』

派勒急急地按了一些鈕，但見旁邊磁帶機上的帶字轉動起來。稍後，螢幕上又跳出了幾個字。

開始對話。

派勒和管理員吃驚地看看螢幕，又撇過頭看看旁邊愈轉愈快的磁帶機。這時屋裏充滿着刺耳的摩擦聲，磁帶機的轉盤也快到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程度。

『你是不是按了「快速旋轉」的鈕了？』管理員大聲喊叫道。

『我什麼也沒碰啊！』派勒回叫道。

『老天，它不可能自己運轉的啊！』

兩位科學家癡呆地站在那兒。而在電腦中央體的深處，「老梅」已經有了生命。

2

絲線般的陽光從百葉窗的葉片中擠進屋裏，照在絲絨的床單上。空氣中的塵埃隨着床單的掀動而在陽光中跳躍、飛舞着。她從床上爬起來，披上一件外套。

『妳要上哪兒去？』

『出去。』

『去哪裏？』

『只是出去。』

他坐在床邊搖擺着小腿，不一會兒皮膚上就沾滿了細錫絨。

『這裏的天氣真冷。』

沒有回應。

『回到被窩裏來，我想聊聊。』

還是沒有回應。她把手穿進胸罩的肩帶裏，從前面將它扣好。她的便褲掛在一張椅子上，當她伸手過去拿的時候，他從床上爬起來。

『妳介不介意我穿上內褲？』

『隨便，沒人攔着你！』

『那好。』

她又伸手去拿外褲，可是這回他抓住她的手腕。

『珊曼莎……』

『我說過總有一百萬次了，不要這樣叫我。』

『好吧，全依妳的。珊，妳怎麼回事？真的只是出去走走嗎？』

『有什麼不可以嗎？我們不是達成協議了？』

『話雖不錯，不過我們還有很多事要詳談啊。』

『放開我的手！』

他鬆開她。一陣溫暖的風掠過她的頭頂，把她的亂髮掀得更蓬鬆。她盯着他的身體。

『我替你拿內褲。』

『怎麼了？妳看不慣我光着身子？』

她一向覺得他不但長得瀟灑，身體也很誘人，所以她絕不會看不慣。可是問題是他似乎知道自己

的長處，因而時時擺出大男人主義的作風。尤其像現在這種已經對她沒有胃口的時候，他更顯得冷漠無情。他們之間已經沒有再商談的必要，她只是一心想離去。

『你不介意我不回答你的問題就離去吧？』

『當然，我一點也不在乎。』

『那好，我心情本來就不太好。』

『少來了！並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會得晨間病。別這麼假正經好嗎？這根本不像妳！』

她皺起眉頭。

『我也不知道，』她說：『在懷孕以前我不是這樣的。』

『我該爲這一點感到抱歉嗎？』

她聳聳肩。『你爲什麼要感到抱歉？我說過，這不是你的錯。』

『可是妳的話中有那個意思。妳使我——我們——覺得自己像個白癡。比方說：杰瑞，我忘了裝子宮帽，或：葛禮，糟了，我三天沒吃避孕藥了，或……』

『住口！』

『住口？現在？』他說着坐下來。『太遲了吧。告訴妳，我們並不是白癡。如果我記的沒錯的話，妳好像是這樣說的：「哦，杰瑞，太舒服了……求你不要停。哦，老天，用力一點，我要你整個進來……杰瑞，我快瘋了！」』

嫻曼莎對他附帶的可笑表演動作搖搖頭。他們兩人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了，他們觀點的分歧已到